

川东行记

金佛寺，藏在宣汉县黄金镇沙坝村小塔坪的主峰之下。说是“藏”，一点都不假——前往金佛寺的路蜿蜒入云；小塔坪终年云雾缭绕。

车到沙坝村时，导航显示只剩“几百米”。我心里一松，心想这还不容易？第一个路口便转错了，径直往村里开去。河水清浅，沿山淙淙而下，叠出一个又一个白亮亮的小瀑布。导航却不依不饶，一遍遍念叨：“你已偏航、你已偏航……”调头回到路口，屏幕上又跳出“几百米”，可四下张望，哪里有寺的影子？恰好院坝前站着的一个年轻后生，我摇下车窗问：“老乡，去金佛寺往哪走？”他抬手一指：“路口进来左转，往里走，就一条路。”

左转，进山。我想，不过几百米，再不行就下车徒步。我太相信导航了——它说的这“几百米”，彻底让我领教了什么叫作“山路十八弯”。每一道弯都让人心跳加速！原以为“弯急路陡”只是简单的四字，亲历后才知道：一弯连着一弯，看不见尽头，一侧紧贴山崖，另一侧的悬崖之外是幽深的谷底，只能暗暗祷告对面千万别来车。先生这个老司机，也开得脚软心颤，嘟囔道：“以后别找这样的地方了……”我头皮发麻，手心全是汗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，心里暗暗埋怨导航——“几百米”三个字，竟哄得人把命都悬在半空中。

车终于爬上小塔坪后，视野竟豁然开朗。四周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，将黛色的山尖晕染成一幅水墨长卷。这哪里是山间平地？分明是一处天然的观景台。当年金佛寺选址于此，想必是高僧点化。

山间新绿刚冒尖，山门前一汪水田，倒映着古寺的影子。一对石狮子昂首向天，守护着斑驳的山门。最令人意外的是那面石墙——竟是徽派建筑的马头墙。青砖层层叠叠，垒出阶梯状的墙身，墙顶覆着青瓦，微微起翘，圆窗漏进天光，把徽派“五岳朝天”的灵秀，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巴山蜀水。可它又分

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在北湖公园环湖慢行。走过莲桥，穿过梅林，行至竹林深处。“扑棱棱”——伴随着翅膀的拍打声，黑压压的鸟群忽地窜出竹林，掠过头顶，向湖心飞去。循声凝望，那鸟群早已不见踪影，似乎从不曾来过。它们从哪里来？又将要去哪里？我不得而知，也不甚在意。

直到今年立春后的午后，重温巴金先生的《鸟的天堂》，脑海里瞬间闪现出那惊鸿一瞥的鸟群。何不访鸟去？

北湖公园广场上，阳光透过树枝，在地面勾勒出一幅幅灵动的画面。环湖一周，却不在湖面上见着一只鸟。站在南岸，正迷惑，头顶突然掠过鸟阵，向湖心飞去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又不见了踪影。

北湖的湖心有三座小岛：鸟岛、浮翠岛、绿洲岛。鸟岛独立成岛，另外两岛相连。鸟岛，顾名思义，是鸟的栖息地。它四面环水，没有通向岸边的陆路；人，是不能登岛的。我只能站在岸边遥望：岛上树木丛生，枯的藤，绿的树，斑驳交错，把整座岛围得密不透风。它倒映在清澈的湖水里，把北湖染成了一块翠玉。

从南岸经九曲桥，穿过“弄碧小舍”，爬上生肖桥。站在桥上，遥望鸟岛，那棵高树的树梢上，正栖着两只鸟，却看不真切。桥下的浮翠岛，倒是不辜负“翠”字：高树低树苍翠欲滴、枝繁叶茂。



明带着川东的厚重，斑驳的墙身上印着山野的风雨，在薄雾浓云中静静伫立。

至于介绍里说的观音殿、佛殿、无二殿、武圣殿、龙圣殿……如今统统都没了。只剩残垣断壁，檐柱空空地立着，直指天空，每一根檐柱上都密密麻麻地刻着人名，墙下瓦砾间的草木疯长。那暴眼鼓突的狮头柱础，厚重、粗壮，半截掩于千脚泥中。倒是那面马头墙，虽残破却依旧昂首，在青山与田垄间默守时光。

寺旁农家的大姐很热情，问我们上山来做什么，又问吃了没有，邀我们去她家吃饭——院坝里正摆着一桌，热气腾腾。我们谢过其盛情，因为还惦记着塔林。转到寺侧，一位大爷正在剔竹子，

听我们问起塔林，他放下手里的弯刀往后面一指：“就在那片竹林里。”随即顿了顿，一声叹息：“当年金佛寺，算得上宣汉最老最气派的寺庙了——可惜了，可惜了……”

寺后的竹林密不透风，竹子拔地参天，遮天蔽日。刚踏入林中，湿润的泥土气息混着竹叶的微涩扑面而来。脚下是经年的竹叶，踩上去绵软无声。塔林深处，隐隐约有佛音袅袅传来，若有若无——或是风过竹梢的呜咽，或是心底的幻觉。五座石塔静静矗立在这海拔1022米的山坳竹林之中，据说鼎盛时曾有十余座。每一座石塔，都对应着金佛寺的一位高僧，塔内安放高僧的舍利或骨灰。塔的形制越精美、体量越宏大，僧人的地位便越高。我沿着一座座石塔细看，塔身的莲花纹虽已浅淡，但须弥座的轮廓依旧挺拔，其中一个塔身有一处人物雕琢仍活灵活现，其余大多被苔藓覆盖。我想，这些僧人肯定曾在乱世中守护过这片山林，也许曾在这云雾深处讲过百余遍《金刚经》。当地旧志记载，最早的石塔可追溯到唐代，此后宋、明、清各代均有续建，这片塔林，算得上川东地区罕见的古代僧墓塔群。

林间偶有鸟鸣，在这幽寂中竟添了几分悲意。阳光透过竹叶，斑驳地洒在石塔上，苔藓与裸露的石面光影交错，古意苍苍。我在竹林间穿行，一座座石塔如同沉默的巨人，无声地诉说着金佛寺千百年来晨钟暮鼓。这里没有喧嚣的游客，只有风声、竹涛，以及石塔的低语。

天又阴了，山雨欲来。想到来时的山路雨后必定难行，先生不敢多留，催促我匆匆下山。一弯又一弯，一弯再一弯，终于平安回到大路上。途经中河，水流清澈，河滩开阔，便停车走下去，坐在石头上吃了点路餐，小憩片刻。起身，去河滩上大大小小的石子挑挑拣拣，选了几枚圆润的鹅卵石，攥在掌心，凉意沁人——算是压惊，也算是告别。

回望来时路，云雾已重新合拢，小塔坪隐入绵延巴山的群峰之中，一峰连着一峰。金佛寺就藏在其中，像一场没有做完的旧梦。

北湖访鸟

□何倩

走下桥，爬上浮翠岛，映入眼帘的便是“清风轩”的匾额。匾额下有一副楹联，“清风明月自来往，流水高山无古今”，道尽了自然之美的永恒。轩内的靠椅上，三三两两坐着下棋的爷爷、带娃的妈妈；轩外的步道上，有来来往往的游人，还有滑着踏板车的孩子。说话声、落棋声、脚步声，声声入耳。在各种声响里，还夹杂着几声鸟鸣。

几棵高大的香樟树，在清风中摇曳着树枝。浓密的枝叶间，不时传出一阵鸟叫。但，任我瞪大眼睛仔细观察，也没有瞧见鸟的影子。

我灵机一动，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，镜头聚焦在树梢，把画面放到最大。镜头里，一只小雀突然弹射而来，落于浓密的树叶间，不见踪影；一群鸟在空中旋了两圈，也旋进树叶里。唯有两只小雀飞来，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。其中一只静静地站立，驻足凝望；另一只一级级地跳到高枝上，飞出去打一个旋，又窜到另一个枝上。

“叽叽”“喳喳”，一会儿工夫，那树梢像是在举行一场热闹的宴会。参会人员有的神秘，有的优雅，有的活泼……形形色色的鸟，在这个宴会上，展示着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树上有树上的热闹，树下有树下的自在。

树下“临水榭”的廊檐下坐满了大妈，她们手舞足蹈、绘声绘色地聊天；小孩拉着妈妈的手，站

在湖边，兴奋地喊叫，“鱼、鱼——”两个身着汉服的女孩，莲步轻移，裙裾轻扬，那头上的玉簪、玉坠“叮叮”作响，和着“嚶嚶”鸟鸣，协奏出一首优美的曲子。

“扑扑”，身边的灌木丛里不时飞出一只灰色的鸟。不管游人如何玩闹，它们皆泰然自若地飞上飞下！原来，鸟群竟是藏在这高树低枝间的。没有看真切，总归有点遗憾。

第二天，起了个大早，再次奔向北湖！

远远瞧见湖面上，几个小黑点，拖着一圈圈水纹前行。我故技重施，镜头聚焦、放大：原来是几只黑水鸡，绯红的喙、乌黑的身子、黑白相间的尾。它们在水里游的姿态，让人忍俊不禁：身子不动，脖颈一伸一缩，像是跳新疆舞的姑娘。小水池边，几只白腰文鸟腹羽洁白，倒挂在石壁上，伸长脖子在水里啄食；浅滩上、步道上的黑水鸡踩着高脚，一边觅食，一边四处张望；草坪里，几只灰色的斑鸠，从容地在草丛里啄食；广场上的斑鸠、灰雀，悠闲地迈着方步；步道上，几只白颊噪鹛羽色棕褐，蹦跳着追逐；桥上，一只头和两颊一抹白的鹁鸪，挺着全白的肚皮，全黑的背部扭着羽翼间的白，欢快地摆动着细长的尾翼蹦跳……

环湖所见，人和鸟各行其是，互不干扰！我恍然明白：北湖公园，是果城人用智慧在城市中心搭建的一个边界清晰、彼此尊重、人与鸟类和谐共生的“朋友圈”！